

2023.11.4

星期六 癸卯年九月廿一
今日4版 第8347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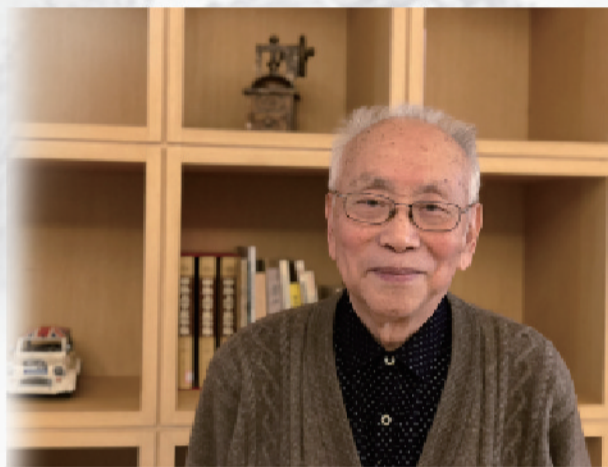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独立生命的“对话者”

不断获得养老人生的神妙感

金波先生在《我与童年的对话录》里，有这样的回忆——“那一天，我们都在散步。我又远远地看见你了。我发现你走得很慢。你在树下走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看一看，都是在看树。对于喜欢树的人，我很自然地就有好感。于是，我主动向前，这次我们算是真正认识了”。

岂止是认识，不用多谈，我们就很自然地互为知己，用我在养老生活回忆录的话来说，“情不自禁”地合作写书了。而且接连写了四部“金波著，钱理群点评本”（《我与童年的对话》《昆虫印象》《星星草》《爷爷的树》），尚且意犹未尽，还准备继续合作下去。

钱理群/文



金波

这多神妙；羡慕我也。

我由此开始反思：我和树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我也在观看、欣赏树。说自己“喜欢蓝天、白云、树的组合”：这一点和金波先生大概有些相似。但我也有自己独特的观察点。比如和金波先生倾心于“树林”不同，更打动我的是“独木”：“晨六时即起，去湖边散步，看直立于晨曦中的独木，静卧在波光里的，圆石，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心也变得分外的柔和”。我更关注“寂静无声”中生命的“流动”：“树叶在微风中伸展，花蕊在吸取阳光，草丛间昆虫在舞动，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、飞翔。这就构成了‘寂静之美’”，正是我最欣赏的。

但我和树的关系就止于此，最多在观看、欣赏时也有生命的交流，但我绝不会、也不愿“成为树”。我和整个大自然的关系都是如此，就有了这样的自我描述：“有人喜欢海是投入式的，我不是。我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——在海边走，看，感觉。我是观海而不投入海。一投入海，就被海淹没了，海就不是我的了。”

于是，就有了这样的反省：“我始终是一个观看者。”我喜欢动植物，“但是不能整天和它们混在一起，不能整天围着它们转，这样又会干扰到我的自由与独立”。“我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也是我的弱点”。这里说的，一是“我”过分强调与追求“个人”的自由与独立，不愿意和其他生命交融；而我的“个人”又是极端社会化、时代化、政治化的。这样，我与自然（包括树）的关系，始终是有距离的，我也无法“回归大自然”。

但可以看出，到了晚年，我也变了。金波先生在泰康养老院里看见的钱理群，正在努力寻找“我”与“树”（大自然）的交融，但也还是用自己的方式：“每天早上散步，都以‘重新看一切’的好奇心，观察院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，并且都有新的发现”，“散步回来，就有一种‘新生’的感觉”。这样，在养老院里，“我”与“树”（大自然）的生命，每天都处于“新生”状态。

我也和金波先生一样，因为回归大自然，而不断获得养老人生的神妙感：这太好了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这样的两位老人、学者、诗人

这样的两位老人、学者、诗人，在养老院里，因“树”而结缘，在当下中国是罕见的。或许因此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，耐人寻味。

这是《想变成一棵树》一书的开篇篇：“我想种下这样一棵树，请我的好朋友都来住”。“发一张请柬给小百灵”“再给松鼠打个电话”，把最高的树梢“留给金丝猴做瞭望哨”。于是，就有了金波式的命题：“是我栽的树”：“小鸟，你好好唱吧，这是我栽的树”；“蜻蜓，你在这儿睡觉吧，这是我栽的树”。我们“应当共同拥有绿树和鲜花”（《是我栽的树》）。此刻，金波眼里的“树”，是大自然中所有生命（松鼠、金丝猴、小鸟、蜻蜓）的栖息地，“共同拥有”的家园。

金波先生自己与树的关系，他所扮演的角色

是“种树人”、树的“拥有”者、观看者、欣赏者。接着，我们又读到了《老爷爷走进树林中》：老爷爷在树林中打太极拳，“把自己变成行云流水，徐徐清风”；“大树看得发呆，小树看得发呆，不知不觉地，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”：“这里的大树小树，都获得了另一种生命”。这样的人的生命对树的生命的生命的影响，令人惊叹不已。翻过一篇，又读到《走进林中世界》：“在大树下，老爷爷像个孩子，在小树旁，孩子忽然长大。”突然发现“这里是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神奇的世界。我走进林中，就和另一个自己告别”。这又是从未想到的：树林的生命是“另一个世界”，并且会对人的生命产生影响。这样，金波先生就发现了“人”和“树”，都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并且相互影响。

两个独立生命的“对话者”

于是，金波先生和树的关系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：由种植者、拥有者、观看者、欣赏者变成了两个独立生命的“对话者”。

这就有了金波式的《对一棵树的愿望》：“我会有许多快乐和你分享，会有许多苦难和你一起担当，会有许多记忆刻进年轮，会有许多衰老变成永远的成长”。

于是，金波与树，走得越来越近。“走进去，总想问一声‘你好’，然后静静地谛听”（《树林里很宁静》）。“我走进树林，把脚步放轻，放轻”，我想“把我心中的乐曲”，放到“蓝天里飞翔”，“等它落下来，落下来，又会缠绕在每棵树上，和嫩绿的叶子一起成长”（《阳光走进树林》）。

还有《林中梦》：“树荫里挂着一个大鸟笼”“却睡着一个老头儿”；“鸟儿们在围观，看得很开心”。《我仰望树梢》：“它天天都在擦拭蓝天，让天空更加明净”——“擦拭”蓝天的，是“树梢”还是“我”？《想念每一棵树》：“我们亲手栽下了多少棵小树苗”，“还把一块块写着自己名字的小木牌，像挂项链似

的替小树苗戴起来”，“从此那小树苗的根，好像长在我们心里”，一天天长大，我们的心都有些承受不住了。“走进大森林的时候，我忽然怀疑自己：我不是那个小绿人，是不是大树把我养育？”《我要看望一棵树》：当年我“爱恋着脚下的泥土”把树种下，如今又“多么想变成家乡的一棵树！”

是的，我们最终都要“变成一棵树”，而且还要有《树的感觉》，那真是“十分美好”。“我拥抱着土地，土地也把我拥抱”，“树”要“落叶归根”，“人”最终也要“回归大地”。“人”与“树”，有“一样的经历，一样的苦难，一样的幸运，一样的灵魂”，我们的生命终要交融为一体，“人是走动的树，树是挺立的人”（《喜欢树的人》）。

这样，我读金波童诗自选集《想变成一棵树》，就感悟到了金波与树，人与树关系的“三步曲”：栽树人，树的观看、欣赏者。人与树两个独立生命的“对话”。最后生命交融为一体，“我变成了树”！金波先生也因此找到了自我生命的最后归宿——真正地“回归大自然”了。

